四書約說

論語約說

與公孫華典著

先進章

夫子爲萬世禮樂之極正憲章文武處
兩日於禮樂亦是指先進所爲後進所爲
末流浮靡各具種處野人君子亦是必從必不從樣
子玩兩也字語甚决絕自見如字正教世人以斟酌
四顧意用照於字見禮樂正人心世道根本作用大
關合處故日用吾字正以一人挽時尚則字直恁力

量從更有舍此何適之意禮樂所以至今存也

陳蔡章

陳蔡厄于上下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賢不臧四友十亂唐虞君臣成周父子陳蔡師弟真个是千古奇會是以夫子思之

非助節

以上何想像下何非以下何回護上何或作推原或作抑揚俱非

於字要認直是吾言何能使回悅回於吾言無所不

說耳說周無方言亦借徑非夫子不能拈出

孝哉節

孝哉何要實發人不問非詆人稱其孝正好看父母兄弟稱其孝耳亜在父母兄弟不在人也故曰其門之言非真精底豫不能故爲孝

三復節

直是一段精神兢兢防玷處所所爲善身善世俱在此

好學節

如許弟子竟第不得好學顏子所以可思

請車節

知大夫不可無車則知士庶不必有槨

顏淵節

門子顏淵故是夫子後身

從者章

夫人固所關極大非第及門一人耳

欲厚章

直不欲負顏氏子于地下耳正以教二三子也

事鬼神節

聖人正以事鬼知生正以知死直是欲其貫鬼神于民義求夕死于朝聞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已盡矣

侍側章

誾誾等俱是任道若山何正是樂中陶鑄語耳

長府章

以與語代法言具見聖賢爲魯深心

爲長府原欲加賦如之何直是詰問語氣何必改作猶言必欲改作是爲何意直刺中魯人心事了故夫子曰言必有中已發明何必之意矣

由之瑟章

挒其瑟爲由之瑟峻其門爲丘之門而又曰升堂未入室可見奚爲正欲其于精微處求也

孰賢章

師愈正孰賢本懷猶字照賢字愈字冷却子貢多少馳騖念頭過正是不及處猶字内須痛發此意使刺入過字勝爽矣

富於周公章

如田賦一事孔子謂有周公之籍在求不能力爲諫

止使是聚斂附益處尚得爲孔子之徒乎且周公何嘗以富聞曰富於巳直指其竊魯以自肥了

柴愚章

四子俱學問深造者何仍從偏處指之蓋愚魯等正四子本來面目人惟識得本來所以不入鄉愿故四子雖在變化氣質後猶得指其初而言之受病即受裁處不待言矣

屢空章

以回之庶破賜之億不但對症恰好直是丹頭點化

了

回如愚者也聰明不事意見都消故能屢屢空正好看一切淡移寂然不動真種夫子拈出非但掃却子貢貨殖習心屢中須要認則守正把這種聰明轉想到屢空上縱過人穎悟也須冷然消歇億可捐命可受貨何止不殖賜亦何嘗不可庶也

善人節

道直是所行之路故以不踐不入言之踐則為迹入乃為室所以善人會須有深造在而君子聖人在是

矣

論篤節

論篤明是篤實第在言論了胷是遂與爲君子乎止

恐爲色莊所售不少所謂無關撩行意並可尋味

聞斯行節

凡行退怯與馳驟俱非夫子所爲敏行過行正論行

小精神而就衷節式自在故進退兩法直是要二子

行得恰好總是教以聞斯行也

拈父兄字直是取裁仍須擇人意

[illegible]

畏匡節

可見死須離敢不得回所以至今在也

大臣章

可謂大臣非爲由求發問直是以君自擬了

異字對下從字直是不可一世之意以道二語正好

看異字

不從曰亦見不但不起這念頭並不肯跟人做這等

事直刺季然隱勝了內拈出以道不可而季氏之爲

季氏可知矣

數字事

仕卽爲學原是正論子羔當日恰用不着是故二字

以佞之可惡正在此賁不可學已逼真道出了

侍坐章

通章只侗以以字盡之夫子原是論本領不是論作

用所以何物體是也曰爲便着在作用上了求赤卩

用有謙字意點直在素位本體上尋討便是真以字

眞種子

子路等侍坐正好看童冠與偕眞光景以吾一日節何

曾言褒爲國以禮之真精神已傳矣

曰則何以明是教四子于本領上尋味了

由不但率爾試看所言千乘等一步難一步可使等

一步好一步更通露不讓本相哂正是以淡穆意掃

冰他熱腸也

各三年乃緣局得爲字直于暮春迴別了

禮樂乃完得足民所謂既富須教俟有是熱心君有

推讓意便非俟字

宗廟會同正禮樂處顯爲所以學禮樂也

求六七十五六十及俟君子不能願學小相等俱見
言讓赤等直恁從容不弟以言爲之矣
從來心性功名不作兩截吾恭等過眞老安少懷用
行含藏經綸作用俱從此出眞德性事功打成一團
正是夫子以字遂不覺喟然與耳
已矣見原無軒輊明是个與字了
禮字直是讓字以禮正何以以字所謂夫子之志也
曰言不讓見唯不在志安見非邦明是讓處六七十
等志孰能爲大則言讓已明明指出矣

克己章

通章只克己二字即約我以禮一句盡之原自直捷了當故克己己字對禮言由己己字對人言視聽等正克己所事正由己總不必別下一註腳也

己照下視聽等正見非禮從己生若克非禮根株猶在克己則非禮並無安放處了己何以克主意在爲仁體物在復禮故克己復禮爲仁六字一齊俱有何等直捷一日二字直戀了當仁原通天下爲一體克己後禮天下有不盡入仁中故天下歸我終身亦難

言之天下歸仁一日可僅爲了天下歸仁尚不爲爲仁乎是以緊着爲仁二字凡事由我的我易由人的甚難由己不由人而是足爲仁歸仁正明其直捷了當處故詞別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恰是由字真解不然天下安有爲仁由人的夫子乃作此等癡話而況以之告顏子乎請目是克欲得條件以着實下手正顏子直捷處故視聽言動正己字正實實與天下受通者勿視等正克己其工夫已于前克字內說明了只在視聽等說一日說由己說天下歸乃是日字

生面然不曰勿視非禮而曰非禮勿視正見以非禮住脚便是克私以視守住脚乃是克己叢直令非禮無安放處正一了百當工夫也請事斯語正顔子之一了百當處

出門節

見賓等是本領勿施是作用無怨是証候總是爲仁故仲弓介下承當說者謂同之請事拈花之笑雍之請事亦頂門之針近之矣

如見賓如承祭總是見賓承祭之心無將不有無念

子莫不以出門使民或遺若子出門使民處求直是不勝滲漏了不欲于已認取勿施當體決絕正是不放逸自不侍昧無怨同是邦家在者爲誰彼須到無怨處纔是爲仁則克復而天下歸行五者于天下皆此意

司馬牛章

不說訒言足以爲仁却說仁者其言也訒胃以仁者而又曰其言也訒氣側落直是能仁而言自無不訒了明是得無訒三字明是教司馬牛於所以訒處求

仁若蔣邦仁者二字弟曰其言也訒自不足謂之仁矣爲之難直指其兢業精神其難之難非難易之難也正是拈出仁者二字得無訒直是其也二字真象了訒言不足爲仁得無訒則仁已盡于此矣

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直從君子來正非在憂懼上得力者去君子二字便非故內省何工夫本領俱在此正照出君子字夫何憂何懼尚不足爲君子乎

兄弟章

曰命曰天正教之立命格天非欲其淩命棄天也故以問字証之辭氣原自鄭重人但能實實盡得敬恭道理人人俱在感化中了是立命格天實際處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

問明節

不行只是明鏡在我物來自照所謂不億不逆抑亦先覺者明遠固在此故各曰可謂登上三句正好看明外無遠正不必以遠求明了

足食章

通章只一信字流注于足食足兵中貫徹于去兵去食後故兩必不得已正洌發信爲千古爲政之大經萬萬無可去者正夫子經畫手段

須藏富于民寓兵于農朝野蓋盜方是足全是上人一段爲民懇摯心腸鬱勃流貫民安有不信者乎故信民已在足兵食中有了去兵正見信不可去蓋民足而有信仁義可爲甲冑去食益見信終不可去蓋無食而有信效死而民弗去于必不得已中各有經綸作用在方爲政不然直是無策了自古皆有死不

論在無食無兵民無信不立不特在有兵有食故兵
食可去信必不可去也正好看經國大道理斷非暫
時權宜可從事者
足食足兵須說到信處所以為王道之經綸非同于
伯術之富強去兵去食仍說到立處所以為得道之
多助非同于失道者之委而去之也

棘子成章

子成主于矯世近夫子寧儉之旨子貢主于持世近
夫子彬彬之說蓋文勝則質滅文亡則質賸兩存之

而君子所以為君子可知矣

有若章

哀公策救荒有若策脩荒曰用不足便不知用從何與曰吾更巳朘百姓于泰越了惟徹非取足于額外亦非取救于目前玩盍字乎字正見足國大經萬萬不出此者君之足不足民與之民之足不足徹之行不行㨿之求足國于加賦用所以愈困知之何其不徹也

子張問崇德章

德只是一个忠信要崇德先定主義即于此中徙了

惑只是一个欲要辨惑須於欲惑已于此念斷了總

是的切了當工夫

君君章

君君等即是政非謂政也此出善哉直是迴想在已

身上故吾字大有猛省

片言章

由何以片言折獄故非無宿諾不能

聽訟章

聽者以言諭天下者也使則大畏民志靡爭而天下
化矣必也有不勝企及意

子張問政節

何以居曰無倦是要退藏處天行不息何以行曰以
忠是要作用處性真流行直破入子張勝裏處

成美節

直是一个君子便長養了許多君子變化了許多小
人

季康子問政節

不正皆生于敢孰敢不减大畏意故非子帥不可

患盜節

不欲何遮無盜盖皆有不操不奪安生業業在

就有道節

殺字何等殘忍以就何等驅迫善字何等慈祥欲善何等直摯而民善何等感化兩子字見樞紐直在一身了風草等正足欲善句語意明乎子欲善直爲君子之德不但爲有道而小人亦可以德言不但爲就有道矣

子張問士章

通章要在微辨聞合處見精神非徒厳是非之辨直已為千古士人正達統了

張弟子聞處誑達便是聞非達了夫子所以早知為聞達也

直便非周旋世情義便非修言神化曰質曰好及觀察慮下等局面打向內去無非闇然猷然真精神邪家必的不達

仁便若驅騖羅彀截者徒與道反色取正違質反行違

集切說
仁不出

止與好義反曰屠曰不疑正與觀察下人反怕屠與
向外去邦家必闖去達何曾天淵了

從道章

先事便有無窮工夫攻惡便有不二精神非惑與正
獄于此類辨之擾剔其所以執迷不變處

愛人章

通章只是仁非知不成所以鼓舞一世全憑鑑別真
作用曰愛人知人便見仁非照照知非察察舉錯明
是知字能使不仁行知中了是以遲謂能使無當言

知仍是未達了商謂能使不止言知弟即選舉以証
舉錯不仁者遠以証能使夫子言中之意了了愛人
知人之說暢然矣

子貢問友節

善道所以行其忠不可二一語正善道中事也

會友節

為仁由己友畢竟是輔原非全靠定人所以兩以字
直想自家作主了
文會使非無假友輔仁取精在會不在文也固非君

子不能以之

子路問政章

只外之勞之先勞亦何窮之有原未指定何事限定何時正好有精神紆攀細頁處請益便是倦了無倦非蒙成先勞正斷卻子路請益之根株處也

先有司章

通章只以持大體盡之曰先則次第已舉矣曰赦則所全者大矣曰舉則所憫者多矣焉知一問正打入舉字精微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未嘗不精未嘗不盡

正名行　大公

不但所舉者立少而觀多並舉者直取人以成大了

衛君章

夫子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都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蓋正名只是正其稱名使祖還祖父還父正非迂處觀未于其言句可見若說更置衛君則是吏其實非正其名矣

奚先一問煞有見識所謂舉一政而次第畢具者必也正名正見今此無第一政正先字言事禮樂等都在此後所必字皆此意

命

名不可不正人知之慮于行後慎于言時正中作用
人所不必知鬧如非但漠然遐然尊諸心不敢出諸
口並行靜俟辰告攸裁公論確定意
不順等一齊俱有只節節推出見正名不可不先不
與即不序不和不中即必濫必淫蚤無措則國罔不
可保矣
可言二句上正字內已有了只要就不順等剔醒必
不可不正意故以故字領之以兩必字應之
名不正明知其不可言而不免出諸口是即苟且言

之矣所字正指名說而已矣收插不順等却回照必也精神處衛君只緣苟且得國一念便把祖孫父子定分有不遑恤夫子故以苟字挑發之

學稼章

總見爲學須在經世處用心曰老農老圃便非君子所托業了上字用得奇蓋學稼圃則小人矣敦禮遜義備信則上矣正不以在位不在位言不以獨而遺衆故聽民有禮義等不以事而崇真故禮義等有好求爲聖賢行爲帝王學術作用何等宏遠四方句在

敢信等已有了正是上字景象焉用直是不足學了

誦詩節

達與專一類學詩者左右逢源化裁在我何至依樣畫胡蘆可知誦學使非學了為正誦字點睛所謂周南召南之為也

其身正節

從與行不同行自行從乃從上所謂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魯衛節

魯可至道何難一變竟以魯衛相等乎

善居室節

世界缺陷全是自心缺陷故苟且一念正好用在世情上苟合等公子荊有多少淡遠受用處不留不察知止知足無貧無寡俱于居室內見之矣始有未便是合曰字苟字矣字有素無願道真善字

適衛章

庶哉一嘆有低徊留之之意正見可爲富可爲教而富教直加之也冷冷眼熱心內有夫子共之矣

用我節

可如何可成如何成正在用如何用夫子迫欲用我作爲功化各已歷歷自計朞月三年惟用我者擇之耳

善人節

殘在勝不在殺誠哉是言正夫子一字一淚處

王者節

如有字必字而後字無限想像企及正見王道皡皡氣象欲速見小則伯圖而非王者矣

正身節

從政無非正人故須正身

何晏節

政出于家雖政亦事吾與聞正見其不可使聞也政事二字可當一部春秋

一言節

幾與喪于一言與一言以興喪自別故各曰言不可曰爲君難又曰爲臣不易則是兩言了並須掃却不[illegible]總是一言故有一毫推諉責成代終分過意總算

不得知難了邦何遽以言與也
不亦善只是不至喪邦便是善了

葉公問政章

說來何可強得兩者字更是近無不說遠無不來遍
現撫綏懷柔真精神處此外尚有政乎

莒父節

病根正在欲與見字上纔有欲便速欲正與王道之
恬淡反纔有見便小見正與王道之渾靈反不違不
成正欲與見所發之証候也故緊用則字總是清政

本不是論流弊

直躬章

直在心不在躬曰躬便與在中迥別了証父攘羊夫獨非人子與畢竟不是本念直者牽其本念而出之者也纔落轉念便有曲折若父子相隱卒然感觸中亦自如此不必着擬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訌不求爲直四字說得直偬撩痛

居處恭節

何以恭何以敬且忠直是爲仁真工夫棄字說得微

○行凡恭敬等一念稍斷甫是把前功盡棄了

行己章

通章只要照顧有恥二字有恥正是硏几克己學問所謂不爲不欲直從行己中合併交注無一行少寬○一念少懈故曰有非謂行有可恥也使命不辱正行己有恥内一事曰宗族鄉黨見四方可無表見孝弟必不可濫曰必信必果見聲稱可無彰著信果必不可失總是恥心所葆固故皆可爲士硜硜直是不浮慕變化處與小人類象正與大人合真故曰抑亦可

以爲大斗筲只是伎倆上沾沾自效行己處全無把握即有炫世才華總不補真心求惡如何算的曰何足則所以動其恥者至矣

中行節

中行中道上行者本體學問俱有進取者取此中有所不爲正于中有爲必也何直是一毫不可移易意夫子以狂狷兩者收盡從來有道真種剔盡世間假冒根株所以與之者精矣

南人有言章

巫醫不可作何等可羞或承者直是其來無端意何不干本心上一自考驗知可羞何自承則恒德必不能無矣天下事亦何不可作之有無恒只是彼此交馳前後相牾意多說似無誠甚非

和而不同節

和固有節制劑量在同直是留同依附了故須于君子小人上拈出根宗

鄉人皆好節

皆好則假中行出矣皆惡則假豪傑出矣皆從氣類

剖判如可得眞人品是以好之惡之之人正不可不察

易事節

事以辦天下悅以爲一身易事難悅則悅胥化而爲事難事易悅則事胥化而爲悅君子小人所關于世道人心正大

是悅便不是道故各曰不以器使求備正從悅不悅來故各曰及其正剔發君子小人處

君子泰節

恭從道德生來正好看無敢慢景象驕從意氣使出乎好看無忌憚真種故即于君子小人辨之

剛毅節

剛正配仁之直養毅正任仁之遠道木訥正不爲鮮仁之令色巧言者若說到涵養究竟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故近只在合下處論也

切切節

正在德性涵養上說切切等直是想像出一段中和意象如也更好看養盛學到處非直以詞氣顏色言

者故曰可謂士朋友二句非謂侑物而付正是指出如字朋友固切偲不能盡兄弟固怡怡不能形容者

教民節

教民直是教以孝弟忠信原非計及即戎故曰亦可方是善人之教即便有安然貼然意愈好看善教真光景

以不教節

用不教之民于戰忠義薄而潰敗必矣棄字何恁殘忽況以未始簡閱之民戰耶

憲問恥節

有道正須用世無道正須潔時曰穀直是全無作用挽回學問本領安在故皆曰恥也正見恥非一潔修便了要在大有爲處尋求巢許沮溺皆非也

辭聚脫身于穀外恥穀效身于穀中聖賢作用自見

克伐章

在克伐怨欲上做直是制私在仁上做克伐怨欲自消了故不行可以爲難不可以爲仁曰不知正要憲于拔本塞源處自討个分曉

懷居節

試想不足爲士當是怎麽樣人懷居那有不求了

無求安方爲好學在陋巷方能不改正好看懷居不

但不可直恁不足蓋一懷居賢聖根基都斷了

危言節

從來世界全靠道脉主持故有道無道正見治統道

統合併處不得泛以治亂目之

危字正好看四虛無倚不依名不傍節意

行無時不危所以酉天地之氣言有時或孫所以濟

人心之竅所謂神龍變化非關世法周旋也

曰言孫亦是把柄在手若孫言則一味柔媚矣故言

字位置上下正妙

有德節

言勇何可必有言有勇則可必若言者勇者則徒言

徒勇而已矣德仁不可必已不待言

于各上句須痛發有字直在德仁本來處說不然是

以言勇證德仁何以又曰不必有德仁乎

羿善射節

羿奡二案直是惠吉逆凶既斷世人侈念並掃學人意氣故是尚德

不說羿奡篡逆却言其善射盪舟不說禹稷功德巍煥却言其躬稼正爲權力道德寫真

尚德正點醒就推尚力處非爲适言也

君子不仁節

刻求君子正斷絕小人依附之路故矣夫者也語氣原自側落不然小人不仁何待說

君子爭理中之欲小人認似中之真斯又兩得之矣

愛之節

勞與教不同直以父作君誨與諫不同直以臣代師兩說勿見愛忠過出便渾淪一愛忠了故特出愛之忠焉在上明乎是愛竟不是勞是忠竟不是誨了

愛忠字讀得重能勿便了然矣

爲命節

要重四子和衷體國上各抒所長不嫌表異與遜爲裁定不嫌露短同心共濟至此獨辭命之善也哉

惡人章

人字彼字作用事功俱在奪伯氏段拈出爲人字一
証耳

無怨難節

拈出難易正要人到處一化齊地位若沾沾在貧富
上較便呆了

孟公綽節

爲老可優趙魏以爲大夫無一可者玩以字語脈遞
貫直是盡出一個不欲真意亦非有抑揚意

子路問成人章

通章只要看兩个爲字正是所以成人處君字直貫至禮樂蓋銘徧爲全化粗爲精處正有眞學問在故曰爲成人亦字正對公綽等摘言若此亦可以成人本領全在文之以禮樂上云今只作現今非古今之說也夫公綽等豈非今人乎何必然見不必從人上補湊只此見利等的切行誼有本眞誠才歎文飾俱從此出正尋出若字文字根宗以爲成人何不可正教子路自出手眼直提了當故曰何必是以各結曰亦可以爲成人矣語氣絕無異同何從低昂惟是誤

認今字遂致愈解而愈不可通矣

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不但化四子于禮樂並化禮樂于吾心直是丹頭在握了

公叔文子章

人情不相遠中庸不可能矯情違中兩不可信夫子正非爲文子慮也

以防求後

君何可要故即以防据出與个春秋斧鉞

晉文公節

權以濟事曰論俱着在尊王上若非尊王則止論俱不足論矣

桓先于文乃從文說起語無倒落意有遞注見文公巳不如桓況學桓文而差焉者乎

求仁章

糾與白俱出王公子白先人得國社稷有主君臣始定仲何必以死殉糾哉不然仲誠可死功何足贖略死稱功夫子何以教萬世爲人臣者九合諸侯攘夷正以尊周仲豈不知有君臣者哉

不以兵車免却多少殺戮全活多少生靈直足培養
天地元和了故晉曰如其仁

又相章

一匡要在尊周以攘夷上不至爲被髮等正受賜處
爲諒正好看聖人語下斟酌處蓋明說可以無死則
忽死未當人誰忠于所事不說可以無死則大節已
虧功業亦何足取所以稱其功又言其不爲匹夫之
諒便是管仲定案了

同升章

曰與文子同升是不但文于志發已之念並使僎忘偏上之嫌與可謂純心爲國經緯作用孰大于是故曰可以爲文

子言衛靈章

治賓客則有以結隣國治宗廟則有以萃人心治軍旅則有以消外侮然何以各任其治何以得竟其治靈公雖無道尚可謂有君臣矣

不怍節

言何以可作正怍其不能爲也不怍則恥念一懈沓

發本根已早斷了故爲難即于不作時見之

陳成子章

請討則罪加齊臣權收魯君正爲東周一大機括處

哀公不能令三子不肯共從使夫子兩日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則明其當討則陳恒已討矣

勿欺節

凡落意氣即是欺勿字有致加慎獨工夫在玩也字

正是以勿欺盡之而于大有彌縫四顧意益不得已

而犯非教以犯也故不必爲犯以戒欺亦不特勿欺

而遂犯則犯亦是勿欺了

上達節

上下在君子小人內有了達直是一往不住意分處只在上下達去不啻千里所謂以利善之間分舜跖也故上達下達非達上達下正欲人于所以君子小人處着手

爲已節

學同而所爲者異正在一轉念間耳古今豈遂懸絕哉

將習不求人知參贊祇以盡性爲人者反是

遽伯玉章

曰欲何等欣洽曰察何等搜剔曰未能何等競惕却單拈在過上更是夫子假年學易無大過眞精神兩人莫逆正在此贊使正所以贊玉也

君子思節

正好看聖學宗傳思自有思之位故曰其所謂遊神萬物上下千古而本體未嘗移動分毫也蓋一越其位神蕩不守并不可爲思矣

恥其言節

恥正行的精神行正恥的力量故過卽于恥中有了

我無能焉

既說君子道者三又曰仁者等仁知正能之象了不

是等閑足君子之道正好想像出無能自道光景

自道猶言夫子自家說話正是如此明乎夫子純亦

不已相忘于地位之所至了若謂道君子正是自道

子貢弟以君子定夫子矣妄在知聖

方人節

方人與知人不同知人則于我心致知方人弟于人上比方蓋知人而誤用者也賢眞是深造有餘說話正暇之象也不暇實有汲汲遑遑意我字點撥人字正善用捧喝處若以己與賜較夫子亦是方人了然緊深我字與扭定我字則又凝矣暇則可方人乎不暇眞是無時可方人意

患不能節

知正以知其能能何窮一不能何日可能正終身奮勉不盡者患眞是實用力處心尚得患人不知乎

不億節

有個纔有覺覺何得先先覺正如鏡在懸物來自照照未嘗不在物先也故先覺直是至誠本體覺先便是億逆本相抑亦者模以快活語氣非轉語也見不億不逆便是先先則未有不覺者是賢非賢其覺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益見不億不逆性地上故有致知工夫在不然便非不字了

丘何爲章

栖栖只是不固疾固正所以爲栖栖者

驥不稱節

驥便是稱了何以稱曰驥豈非不以其力以其德若于驥字外另尋稱德不稱力固自索解不得

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怨便開匿怨門路故拈出直字

莫我知章

訝此與字

正好看下學與宗門莫我知與不知我大異如所謂証修處無奇與奇處無証修正此意玩也夫直是自信自叫意正好想不怨不尤光景下學上達知我

其天消息已並傳出蓋不怨尤直是不驚駭炫燿處下學所謂埋頭做去而上達見上達固在此原非過求于下學外者知我其天蓋所謂可獨喻不可以喻人耳句句要拈爲學要認莫字不然直是患不知了

公伯寮節

景伯訴讒聖人安命均不可少將行將廢處正各有毀譽在

辟世章

辟與隱不同隱則堅意不出辟則不得已而避焉者

也故曰賢者曰其次層疊言之非有輕軒正輾轉不欲終辟意

作者節

作則遠引以去直是不復出了夫子非傷世之亂止傷七人之果也

石門節

不可為而為正是夫子晨門意則非而言則是矣

擊磬章

果與固不同固亦是忘世果則忘世之心一刀兩斷

處正照斯巳斯字末之難見夫子正爲其難者可巳不巳中心原有痛不忍割輾轉而不能巳處玩旣而曰三字荷蕢亦是轉念故夫子卽于愿腸剌之

高宗章

聽于冢宰卽不言便無妨了

上好禮節

好禮非爲使民而民自化于禮禮何可不好

修巳節

正是從天下說歸巳處非是從巳推到天下只君子

另有安際

所以不拈敬字

求諸巳一句盡之人與百姓有一未安便是缺陷便非修巳見爲巳安便是馳騖便非以敬君子不慢一人不輕一物天下何人不安頓于此心兢業中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戒懼恐懼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正實理實事故各曰以安堯舜猶病正敬之象也

兩曰如斯即此便是馳騖便是不敬故以安人安百姓遍綰于修巳中總不再粘以敬直是安人安百姓可能而以敬固淵乎其未有巳也猶病巳過眞傳出

夷俟節

見俟便有視汎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總不關情意

闕黨章

欲速童子居位並行上拈出可見孝弟實行正夫子

成就後學處

問陳章

靈公一生誤處正在禮教如逐子立孫與日宗廟俎

豆問成何異家故俎豆一對與正名同所謂折衝樽

俎也

曰問直是有根株見帝王聖賢所必不廢者曰未學

正是不足學了

慍見便非素位意固正所謂若固有之也濫則不齊願外了

女以予章

從多學起見卽一亦多從一貫認宗卽多亦一故直曰一以貫之所謂根宗見而源流自合也若多學而識則以一貫之者也女以予明乎非夫子自謂正是非字故曰然曰非機鋒捷投正賜一呼處逼現之

由知德節

曰德正自心所已得者非細心體認何能研極精微

特呼由正是誨汝知之意

無爲節

無爲𦂳是行所無事夫何爲哉正所謂行其無事如欽若敬授等那一件不是因天因人恭已句正見一段精神默運聲色不大處故曰夫何曰已矣總是足

無爲非証無爲也

子張問行章

從來論言行第曰信敬足矣何以又曰忠曰篤蓋求

信于信言未必信求敬于敬行未必敬故須忠篤直
僉信敬打入淵微處正扳却子張病根參前倚衡正
忠篤之象夫然後行直是欲不忠篤而不能已也書
紳正參倚意

史魚節

正是兩大夫合傳魚之道貞玉之道圓均于世有大
挽回處
如矢兼言行可卷懷者伯玉斡旋四朝未嘗卷懷故
曰可

可與言節

失人失言總是不能致知智者無不知之人則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矣故不于人論可不可直于已論失不失耳

志士節

本文仁字三見竟要着眼首句猶言士有志爲仁人者無求有殺直是覷定仁字俱有惟一惟精處所以爲志士仁人也不然撫當于仁便直是俠士了

工欲善節

事須吾善器須吾利故爲仁正在事與友不在大夫士也居是邦三字最妙正見無地無賢仁只在我能事與友耳是以曰爲仁由己

事字何等謹凛友字何等沁洽即此便是仁了

行夏章

通章只一爲字盡之

行夏時乘殷輅而當代獨取其見明是監二代以損益周制意至于樂則韶舞旣是聽于而常玩則字自見正此章點睛處所放所遠凛凛于淫始見是惟危

惟徵徹始終禮樂而無一念敢懈者更過眞堯舜蹤業了

行身等直要得其所以敬授欽若虞陶鑄百王正在此不然直是夏時行非行夏時也所以各句俱要拈爲字意

遠慮節

慮不遠正以釀憂故曰必有故曰近何恁迫切

好德節

好德如好色正指以好德眞精神所以望之者至矣

竊位節

知賢而不與立豈自家位直是竊了正好看薦賢必不可已處

躬自厚節

玩則字始知聖賢但有省躬法原無諳世法若就怨上調停徒自成一鄉原耳

如之何節

只此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便已教人如之何矣夫子眞个巧心

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三个必自反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兩个如之何是也

羣居節

分明畫出北匪的樣子只要他想他難處便是轉頭時

爲質節

玩首尾兩君子直是形容讚服意總在事上說與精義無干

君子正所謂深造逢源淵泉時出者義禮孫信渾然

全備應節符合故義以質非以義質禮以行等皆若此時措咸宜故是君子現身結一哉字學問作用遍真傳出了

病無能節

能所以爲知能何窮病何時已故曰堯舜猶病

君子疾沒世節

沒世何能疾正恐當下錯過所以惟日孜孜正此意

求諸已節

求與爲不同爲則指其隱衷求則指其實力求固無

處不到無時肯休君子小人皆然各着諸字君子無求非巳小人無求非人矣

君子矜節

須看兩而字凡立異尚同皆繇識見學力未到君子直以中和不須主張世道故矜不爭羣不黨而世多借君子以標榜何爲

言舉人節

不舉不廢各要說到極關係處便欲舉之廢之而不可得矣

一言節

行正行之己以施之人不欲勿施非解恕字正指所以終身可行處

子貢從一言說起夫子從己說起其恕乎三字同說一言正欲子貢尋味反求所以能恕處則己字不欲字己了了矣

誰毀章

通章以直字爲本領精神只在斯民也三字人字郎民字吾于人明有个直字在誰毀誰譽正是毀譽無

所容并毀譽根株已斷了者字正人字如有仍是誰
字意試因何如要終即大槩細正有欲不試而不可
得者斯字何恁現前民字何恁公道正澆漓見渾朴
之道人人具是非之性也所以直道而行不是說直
道行的去直是說毀譽用不著上下千古正誰字大
結聚處三代映吾字夫子已躋斯世于隆古矣

闕文節

史闕文馬借人正大有關係吾猶及且嘆且幸又曰
今亡矣夫更甚低徊非謂今昔頓異直是即昔抄

挽今也

巧言節

正要立德者自持其心勿爲巧言所眩立功者自大其心勿爲小不忍所中耳

衆惡節

衆與其公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好惡何至合衆非大賢則大好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節

只要把人字看得大讀得重能弘道便自了了非道

正足上句從來能弘愈說愈不透正緣錯過人字含人安所覔能弘乎

不改節

既巳謂之過矣又曰不改是謂過下句蓋評上句非轉語也是以不遠之復竟不名爲過了

不食節

不食不寢明是畫个徒思樣子故無益不如學非謂思可盡廢須思而濟以學耳致知格物盡性窮理固自分用不得

謀道節

憂是主意謀是工夫謀正是學處餒祿皆食字意各在中正是洗發謀道猶言食未嘗不在道內而君子不謀也註用然其學也作轉便見君子固有憂道于中雖欲不謀道分心謀食何可得乎總只謀道二字不謀食以下皆註脚何等直捷了當所以爲君子之學

毋若耕也二句枝節爲贅那知正掃蕩謀食別醒謀道文字精神處正在此

知及之章

知及仁守何等精微渾淪却說到莊涖動禮正見仁守缺一毫不得方爲知及

須要知及處見是知即守處見是仁即敬處見是莊即動處見是禮

及是及到何處已括盡莊涖動禮守是守个甚麽莊涖動禮不待言了

及字是請到非是想到故仁字但只守耳

曰不莊曰動之全是說自己非說到民上

小知節

君子正不器者也未嘗無才藝但小知不可大受則所全者大矣小人反是小人何嘗不可器使乎知則見知受則無所不納二字已傳出大小真象了

水火節

於仁便有蹈字意曰民于仁更有責成意于水火能全生于仁道全其未生者故曰甚下二句直是仁未嘗不全生益見叮嚀責成意註況字可味若作甚字註脚便索然矣

當仁節

不讓止完个當字讓于師正不能當病根夫子所爲

苦醒別處

君子貞節

貞與諒只爭個信理信心君子正窮理者所以無毫

釐之差

敬事節

事非敬不盡通真克艱精神後則在敬中有了

有教節

說了似無字說見於說話

玩有無字直是教立而上下知愚俱入陶鑄所謂知之成功皆一處若作立教便于有教語氣不倫

道不同節

同有道中而大小偏全各異故曰道不同非不同道也不相爲謀直令他各自安頓分成其是而共濟其公不謀正所以善用之也

辭達節

辭與說到關係處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以說文勝而追圖畫處正在此

師冕章

夫子隨遇指點何處不是說階說席說某只是愛者不能如師冕之見觀者不能如子張之察，因守見道自師冕帶來而我弟因而付之耳

伐顓臾章

通章只是伐生于欲欲成于忠故不均不安而傾且立至所以爲蕭墻之憂也

曰伐顓臾不但無魯直無周了

不曰伐曰有事是爲之辭矣後又曰今不取爲子孫

憂故曰必爲之辭

提先王作主以且字是字逊之。曰昔者何得謂今夫顓臾謂東蒙主何嫌于固在邦域何嫌于近爲社稷臣又何嫌其近于費乎

不能者止卻下不能來不能守了危顛正傾之說話析之象謀動干戈以釀禍蕭墻則不但不能持不能扶矣

曰闢明乎有先王之經制在曰有國有家明乎各享其有便是均安了均安固有和在而無貧無寡自不

至于傾故入和字無傾字蓋者正顛出不患真精神處

文德照前欲字修照有事來照伐安照收

邦分崩所謂國不有其國而家臣何遽離析家並不有其家矣

曰季孫之憂便不暇為子孫之憂了

道章照顧蜿蜒處一字一捧一棒一喝不啻斧鉞凜然眞夫子為東周手段

天下有道章

庶同議
道不得

政從道出天子是道操諸侯等皆為天子守道者道失而政失諸侯等無不失作春秋正庶人之議也有道直是天子以道行政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無道反是蓋言自諸侯出正見諸侯作俑大夫效尤陪臣益又所假手以速大夫之禍者曰國命並不足為天子之器矣

諸侯失失之大夫大夫失失之陪臣陪臣抑何失焉

微曰天下有道天時人事聖心遂與俱出

不在大夫從不在諸侯來而陪臣愈可知庶人不議

直自傷春秋之作而憫乎有餘思矣

公室節

微止政奪祿削夫子非斷三桓宜敗直是與公室復振意

三友節

直是益損不在友而在友之者其曰益者損者明是自取益損了曰益矣損矣明是益損已在友中了故直諒等各提友字在上益友直而非直友兩者字兩矣字愈了了矣

友直等何容易正非真心取益不能

三樂節

只看三樂樂字就心上說益見上三友友字非指人說益損惟所自取不待言了

節禮樂非禮樂之節直是我能節禮樂而一段欣洽不容自已者故曰樂節

人善何以道賢友何以多含己思齊處已在此樂安得不益

三愆章

以看侍于君子四字須平日有治心修身工夫在非
欲人臨時取辦

三戒節

三戒正好看庸衆生于血氣君子生于精神
色等粗打入戒字便精就中體勘正非大智不能照
大仁不能守大勇不能斷聖賢着已精微處固不得
易言之也

三畏節

知正所以畏處君子小人只爭知與不知

畏便是實心體驗求無愧于三者非真知不能故下曰小人不知則所以開示小人者至矣

生而知之節

上下二字乃對照拈出次與又次正言合非言分所謂及其知之一也

生知何以不言學謂不學便不是生知了故生知而學可不必言矣困學何以不言知謂不知便不是困學了故困學而知亦不必言矣斯為下困而學民亦未嘗是下也非以民字斥困字正以民字見困字困

正與愚不同孟子所謂困于心不困安能學乎

白沙云愚夫與知與能難道非生孔子忘食忘寢韜

道非困上焉者從生處學學處困下焉者從困處學

學處生得之矣

九思章

思者聖功之本然思亦何窮君子所以約思而歸于

九蓋道理莫切日用恍空固滯枯寂妄想亦屬馳逐

九思正慎思處惟在本原上提醒所以分用而不擾

日運而不勞迭注焉而不膠也

人都是視思見君子是視思明直于不覩處求覩聽色等皆若此故為有九思

見善章

正是夫子進潔身于善世如不及即思齊意如探湯即若將凂焉意此亦可為獨善其身者其志正有個道字在其道正有個志字在隱與處不同有藏修意行與仕不同有表見意故各用以字乃所謂修身見世兼善天下者乎

齊景公章

日無德而稱則稱之蓋稱其德也此正是異處
景公削其國而數其馬夷齊著其饑而不及其冤責
齊所以至今有也

異聞章

敘述問答處攢眉畢現斯一斯字非但無異聞直見
千古道脈學術真不容異擬者

邦君節

日邦君之妻便是與君敵體者下句句俱打照邦君
字妻字是以君一正夫人之稱而自稱人稱中外翕

然正所謂名正而言順

陽貨章

通章總是孔子因應神機正經常道法到底是孔子不見刖字

此處未看得分明

時字明是時中機字將字正待價本色塗中閒閒閒答陽貨自述夫子作遜辭是見未嘗見光景些少正那却爽矣反作用聊力都在此若有一毫點疑便犯手脚矣

批近節

不移而是不近惟

性原自渾同于習中見性彼我不殊故曰相近習何嘗倍徙于性中見習利害分間故曰相遠皆就幾微初動處說正欲人善挽之耳

唯上知節

不移原非不能移可見不移所以爲知而上愚而下上下名目正就不移處定者故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正此書註脚不然夫子固曰習相遠而又謂性相遠乎唯字直想到上下未分時正知愚可移說話

絃歌章

道章正夫子以道易天下處第知絃歌如何便是道如何便能愛人易使莞爾淡心言是妙用俱見之矣莞爾直是喜了焉用正是欲大用意故下曰言戲明乎言則戲而笑則真也

學道二語夫子之言何以曰偃之言蓋昔已時異歲殊且聞諸夫子時二三子未必不儼然俱在而見諸行誠諸心出諸口獨偃一人故非夫子之言直是偃之言了夫子所以喜偃者至矣

公山章

欲見者固所謂陪臣執國命三桓微矣之意然只是欲見而身不必往即何必亦明知是欲見了如有正所謂欲見者與周道于東方直是夫子生平夢寐不忘處若認眞公山用我陽貨欲見寧與公山夫子何等說話而謂夫子眞往也從來說夢正緣不識欲字

能行節

行五者于天下王子張本懷能行便打入精神鬱勃工夫紆鬱處如所謂信之忠做之篤也何以有恭寬等正在能行處見故不侮等正行之象而恭等各着

則字直喫力處正所謂能行也

恭寬等个个都是仁字非以恭寬等爲仁也不侮者

誰功于何見直是天下衆與人字益明白道破了

佛肸召章

欲往與公山之召同然山之言畢竟是欲往身不必

往了磨涅匏瓜等意總是影子明明寫出一个欲字

若總與該解謂無道士之界無貞士之拘豈但入水

撈月直是破鏡看花了

子之往也如之何原在欲往時作商量

六言章

正是教子路道問學以尊德性意仁知等何得與做

一字看是不學則就中精神作用都不在了故但可

名爲言不可名爲德言安得不蔽

言蔽各有六種總只一个學字所謂一關既破百蔽

皆通非有學以治愚復有學以治蕩等也

學夫詩章

學正與誦字不同何莫學者正謂學詩取益無窮受

用無方也各可以正好看學字意盖深造自得無詩

非興觀羣怨故各曰可以若執定某詩配某件仍是
口耳章句是誦非學了至邇之遠之更明是遠邇皆
宜左右逢源意多識上有一貫在學字更明白寫出
了

周南節

爲字註訓猶學究是學者詩在而我學之爲則詩自
我出故周南召南皆文王道化所成女爲面是身體
力行將當日道化直從我身做出矣乎二字正見一
修齊而治平無餘事矣正牆面蓋道無始不行化無

基不立也

禮云節

玉帛是物鍾鼓是器原算不得禮樂正以禮樂都是精意失却精意三千三百五音十二律直是物與器了故以玉帛鍾鼓視之云乎哉直令自尋自返意

色厲節

色厲正是畏人知光景便是小人了何必又譬正要剔出他曖昧情事故曰穿窬之盜逼真寫出色厲了

鄉原節

鄉原何以得名正是全體精神盡向世界培奉所謂無瑕之石也故曰德之賊

道聽節

聽何必在道說何必在塗只只是形容个入耳出口略無停蓄體會身家全聽了說了俱淺露真光景了德之賊本無而欲竊之德之與自有而自失之

鄙夫章

鄙夫正在患上命名有箇到底非責鄙夫正責與之共事者耳若無與彼何從有得也

思得亦是思失心腸只其推敲則力有所難是亦道則心有所顧忌尚有至有不至耳

古者章

曰氏有正見學問中人並疾亦變化之矣士直是喪失意氐字乃模擬誹非不決諸所謂機械變幻中按其從來而無可按覘其結聚而無可覘也而已矣正六字要指其排等正砭其蕩等所謂用古以變今也

惡紫節

朱紫雅鄭原各分途只人爲所奪爲所亂耳利口何

齊佞人正舌端有鋒能使是非賢否混淆莫辨所以
邦家覆亡端在于此惡須在窮理知言上着力也

無言章

予字照下天字所謂無隱之吾也欲無言正就有言
時提出主宰卦前之畫原在卦中刪後之詩仍留詩
內若令行生更求何言何言亦口中屑也故予自有
言予欲無言若不言則緘口矣不言正子貢未悟處
弟看時行物生千古來那人開得些子兩焉字明是
行生于無言中也時物總是天行生總是無言所謂

敎者默述者亦默故兩曰何言何言正無言非不言
夫子所以欲無言也

欲見節

辭見不如辭疾之意長使見不如使聞之念迫直是
聖人大慈悲

期已久章

三年之喪非謂能報父母之愛也正有欲不三年而
不能安所謂仁也禮樂從此出矣
可已便是宰我安處夫子連用三个女安嘆醒兒人

都不安而女獨安乎

飽食節

無所用心者已其心者也直是昏昧放逸了難如過不得日子說話無限不好處使其自危自惕意拈搏奕正用心樣子非謂其賢賢于已耳

尚勇節

尚只是尊崇意上則一切才情氣魄皆出其下若說見義必爲仍是引向勇路去了

有惡章

稱人惡二句是假氣節勇無禮二句是假經濟徼爲知等是假道德聖賢各以惡持之所全于世道人心處甚大了

難養節

君子能馭下在修身不在用情近之遠之皆就情上作用故難養非不能養則所以持乎不孫與怨之先者可知矣

年四十節

人誰肯以見惡終乎亦令他不勉圖不得伯玉五十

知非武公九十知儆只是不肯終一念

微子章

仁只是不忍真心三子各隨地位時勢竭誠爲之皆惻然不忍宗國之一念故曰仁殷有正見殷不能有意

夫既皆與齊何以仁微箕孫臣可死千載有二義商尚倣關萬古有三仁

柳下惠節

上師要說到關係處並道必不可易故魯何能黜惠

恐能直不能狂自討个三點耳

待孔子節

待便非舉國以聽已非用了況又曰不能用乎

歸女樂節

桓子受制陪臣幾幾不免故發憤而親孔子及境內治安隣國劫順受女樂而君臣怠荒無復有爲了孔子安得不以膰肉行

楚狂章

玩何德一語直是不欲其衰息何等熱心是以急欲

與言趣而遊者直欲夫子尋味歌中意耳
知接輿所歌便可知孔子所言欲言則已言之矣

長沮章

易字正夫子生平熱心大力沮溺道出可謂慧眼故問津撫然皆易字意而同字與字尤夫子從稱字善刺動處總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爲聖賢不肯放手自如此

同羣鳥獸直是辟世字不可者正惧無道愈不返耳

有字何等親切徒字何等關係與字何啻吉凶同患

正易字與作用有道不與易正見無道不得不易是九年之水故須堯万年之旱故須湯春秋戰國無道之天下故不得不須孔孟

丈人章

隱便是不仕了義何可無所謂廢義而亂大倫也君子之仕只不隱便是仕正以行臣君之義倘事使不至滅沒于天地間行道孰大于此者道之不行已語有是寫出必不得已深心非謂行義非行道也曰行道丈人可為隱者只行義天下有無君之國乎

逸民章

逸民惟置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惟用身宇宙之中所以易世我則異正有不得不異者非故爲異也

伯夷叔齊與明是世不能及兩謂字正贊實語氣猶古所謂降志辱身而中倫中慮若斯謂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在此各中字要得川川潛遂意若着意則非

逸字生面無可無不可直足求志達道滾作一團必不忍遺世獨立意非以已折衷數子也

太師章

逝人爲適避地爲入三家何不能禁可見能窮公家之衆不能奪哲士之心而大樂直散在天地間矣

非其官之罪故書職非非其人之罪故書名非其心之志乎魯故書地

謂魯公節

各不字無字直是惓惓忠厚正足延周脉于無窮無求備謂事未嘗不備而不于一人苛求體臣善任俱在此矣

八士節

從我周培養來故曰周有三人去而殷亡八士生而周昌人才所關豈小乎

達等要發周有各字意帶為形容

士見危節

須領得士字亟學力作用處都在此致字見大識力獨不着思字者容易從轉念了至深惟充類至盡之關本如必報之意一求其解之故正非等閒可能其可直是讚辭已矣者大本立別無餘事正見可字意

討處乎其可故是

執德節

既已是執是信道脈之偏全學術之真僞須于此係

故急以有亡字激發之

問交節

對門人說子夏之言爲是子張之說故不可少合之

所謂汎愛衆而親仁

不可自當拒衆不能非不可自當容且矜賢不賢正

可不可字子張原說不必拒不能拒未嘗說不可拒

也。

小道節

可觀者不必可致，可致者不必可觀。君子正在作用宏大德性韜藏處做。

日知節

日知無忘，各有時習工夫在。正所謂溫故而知新，故非好學不能。

博學節

學是學个甚麽？正是仁字。志、等皆若此，如何能博能

爲能切且近正是仁流注結聚處故曰仁在其中矣
不得此外更言仁也

百工節

學字亦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照居肆字看若以
學致道分心于致便不得爲學又何致道之有

必文節

文直是自欺以欺世正于小人必之

三變節

若于中和盎溢容貌辭氣自無不曲中在望之即之

聽之見爲神化莫測君子只不失其常而已

君子信節

信直是吾斯之未能信的信字可對民可對君而不可對夢寐便非信故註以誠意惻怛訓之而後者非謂信遂可勞可諫正是模寫信字鬱勃舒摯處各則以爲者勞原非厲諫原非謗未信則以爲厲已謗已信何可不至哉

大德節

隨出隨入原非踰字若大德踰閑小德即出入亦不

可了直是大小兼修意

洒掃章

本末始卒之論各自正當但即末正以見本有始可

以該終洒掃應對先後區別夫子固一以貫之

仕優節

仕優不學便非真本領學優不仕便非真作用二則

字皆必不容已意正見仕學合一處

從仕說起見仕不廢學更難

致哀節

哀不致有不容自止者

吾友節

爲難便非爲仁日然而未仁者正轉其馳騖俟其克復耳

堂堂節

堂堂自是正大開濶楷模發越多而歛藏少故難與爲仁竝者直是張自棄仁自仁意

自致節

死必也及乎字正欲人印親喪提醒本心使凡事皆

須有一片至誠意不然人未有自致豈非罵世

孟莊子節

孟獻子所行之政所用之人莊子一一遵守直是竟其未竟以忠君爲孝親正孝弟一義故曰難與不忍意無干

士師節

犯法由于散散由于失道此民情大可哀矜處故尤士師所宜忌如字喚則字倍覺惻懇正見得情非難失道民散已早爲士師得其情矣

不善節

非是紂亦非借紂為鑒正其言不善必不可為流字直然猶有水赴下而不可止是以曰小人下達見不善如探湯正于括處防之也

君子之過節

只看君子與日月光明無翳處而之過之食自明皆見皆仰正足上二句非証之也過與更總在一時說

焉學節

焉學便只在學上說所謂多學而識之也子貢急於

道字便見所以學處賢不賢皆文武之分身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道之合脉夫子見道並不見文武故焉不學正是集大成處無常師正在此故着而亦字不然師賢師不賢師文武皆常也正好看指出文武折定在人非泝道脉止為常字伏案耳

叔孫武叔章

宗廟百官與室家不同然要拈美富字愈見無所不佳無所不有意若折定宗廟等猶滯了得其門竟削去入字更妙見不但不能入即門亦不可得了

毀仲尼節

仲尼日月非喻辭亦非影語直是仲尼搏捖陰陽陶鑄萃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而已矣踰字直是過字意若因丘陵單作高說天已踰之矣

陳子禽章

及字照賢字正所謂一言也通章只是不可及三字得邦家一段正妙於形容夫子之不可及却勿倒說人不及夫子乃是化不可爲非人不能爲化意夫子

何處祭及天何處着階也立道等直是天了各着斯守止不由階級處如之何過與斯字意益見得邦家須玩者字正指存神過化處猶言所得于邦家者若是得邦家則直是也字了故只在綏動道化模擬若與一經制詁便千里矣

咨爾舜節

堯舜傳賢湯武不敢賢能舉賢總以為民而精神尤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為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數語總是先後合符其道曰中其心不

過寬信敏公于古帝王所以承天永世一而已矣
日歷見上下古今都在此曰數丸數在而道在曰爾
躬正下所謂亦以命禹及朕躬予一人等直是脩已
已乎了允執正在治四海處不出此擬不由安排無
非至當非第以大本言中也
兢只允執一句辨乃端以精一危微䇿盖允執固有
精一在內躬永終正道其危微意總非創說故曰亦
以
予小子不敢指已予君敢用玄牡不敢遂變及禮致

罪告不敢擅言命討也

武王克商便把大賚做第一件事正是四海困窮真

傳

大賚便是富善人非善人加厚意蓋紂時所富皆不善人也大賚正紂所積者紂惟積故不能有武惟大賚故商有道爲周有矣

權量如何必先正是乎其在官使無過取于民故法度等次之

日所重民食喪祭正可見立法經治無非爲民意

寬信敏公正聖賢純天學問所謂寬如覆載信如四

時敏如行健公如造物而帝王所以得衆等正在此

是以堯舜等至今在也

尊五美章

通章句句要關在政上方是從政神脉

樹美務滋去惡務盡故尊屏字須說得鄭重

惠而不費等須在君子一二字尋討

因生于天因養于地因制于人種種曲盡故曰所利

易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正此意勞安所得可如三

農有隙時之可一勞永逸理之可擇直是不忍勞了欲在仁得亦在仁故非貪恭直是鎮定意無衆寡小大正泰之氣無敢慢正泰之神如用敬字無論于泰不肯豈不又添一淡了正其等語氣直是以仁守爲莊涖本恂慄爲威儀了節中各句俱要入尊字意

吝何足爲惡但一吝而賞不足勸與不爲恩有政俱從此壞故但謂有司不可謂從政豈非惡之冣當屏者乎

殺寛之反不戒斂之反慢令信之反吝公之反正夫

于四海困窮之咨也

不知命章

知命者至命之學也知禮者盡性之學也知言者窮理之學也窮禮盡性以至于命君子之能事畢矣故曰聖學終始于一知正好看一部論語關鍵處

下論約說終